

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掀起海南研究考察热之前,许多外国人早已对海南岛关注有加,使对海南岛的研究很早就带上国际化色彩。他们到海南岛调查考察,一类是为科学服务,另一类则是为侵略服务。

海南历史 上的 国际化研究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高虹

1932年8月3日,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由海南儋县进入昌江,从牙营、鸡心、乌烈、七差、重合一直走到王下乡,前后13天。史图博自豪地说,他此次调查所选择的线路,是过去欧洲人所未尝试过的。1931和1932两年,史图博先后两次进入海南黎区,徒步作一种纯粹的人类学田野调查,写出了国际上公认的研究海南岛黎族权威性巨著《海南岛的黎族》。

在国内掀起海南研究考察热的同时,许多外国学者也加入此行列,甚至更早。我省生态学专家、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颜家安博士总结:“当时外国人到海南岛调查考察,一类是为科学服务,另一类则是为侵略服务。”

动物学界最出科考成果

无论是作为中国南大门的战略地位,还是天然宝库的资源价值,海南岛很早就引起了国外科考界的注意。一拨拨外国人通过各种渠道而来,试图解剖海南岛。颜家安介绍,在当时为科学服务的科考中,最有成绩的当数动物学界。

在鸟类方面,最早到海南岛科考的是英国人R·斯温霍。早在1868年任琼州领事时,斯温霍就到海南各地进行标本采集,1870年时已发现海南岛的鸟类有172种。此后,不断有外国人更新海南岛已发现的鸟类纪录:1893年时,斯泰恩宣布已发现159种鸟类;1900年,W·R·奥格尔维—格兰特说有239种鸟类,1910年又补充至249种;1910年,E·哈特梯在《海南岛的鸟类》中报道有281种;1939年,日本人M·蜂须贺正氏公布的是286种。

海南岛的兽类,也是国外科考关注的热点。1869年,斯温霍就向外界报道了海南岛的鹿和其他哺乳动物,并确立了海南野兔为一个新种。1892年和1905年,托马斯和波科克分别记述了海南黑冠长臂猿。而后,托马斯、波普等人又对海南兽类做了专门报道。波普所采的兽类标本,有不少是艾伦整理,并在1925年—1930年出版的《美国博物馆新报》中发表。最后,艾伦和黑田长礼分别对海南

兽类作了汇总,当时记述的海南兽类有61种。

颜家安说,近代对海南岛的调查研究,基本上都处于草创阶段,但有些工作却是奠基性的,比如动植物的分类工作。

开始即国际化的黎族研究

“对黎族的研究,从一开始即是国际化的。”我省黎族学专家、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说,严格意义上的现代黎族研究是从胡适的父亲——胡传开始的,1887年他就写了《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》,但在胡传以前外国人已经进入黎区进行调查研究。

海外对黎族研究,始于19世纪50年代。1850年,法国巴黎海外使团的马逸飞在琼中县岭门建立了天主教会,目的是为法国在东南亚一带的殖民扩张收集情报资料。19世纪,来海南岛传教的西方教会不少,在海口、儋州、琼海、白沙、琼中等地都有外国人主持的教会。他们在黎人周边的汉人地区传教,并伺机进入黎区。

周伟民说,从目前文献来看,进入黎区较早的是美国传教士香便文和美籍丹麦人传教士治基善,1882年,他们从海口到府城,然后向西经儋州那大、南丰进入黎区。当他们沿黎母岭到了五指山一带,被汉族商人欺骗,不得不折回向北进入岭门,未能走完黎区全境。这次旅行的全过程,都记录在香便文1886年出版的《岭南记》中。

1925年,在法属东京地区(今越南北部)做调查兼传教的萨维纳神父应国民政府之邀来海南岛当翻译,并受河内“法国远东学院”之托,调查海南岛的民族和语言。4年里,他到过海南许多地方,调查了多种方言。1928年,他发表了《海南岛志》。

周伟民认为,外国学者进入黎区进行调查研究,大概有三种情况:第一种是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作的研究;第二种是西方学者的纯粹学术研究;第三种是为长期侵占海南提供学术服务。虽然学者的身份不同、研究工作的服务对象有别,研究的资金来源也不一样,但他们

所做的工作都为今天的学术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参考文献。

日本人为夺取资源开展的调查

甲午战争后割占了台湾后,日本便开始觊觎海南岛。从19世纪末期直至战败投降,日本人对海南岛的调查研究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过。

颜家安说,日本对海南岛的调查研究机构繁多,有日本本土的,有殖民地台湾的,有内地沦陷区的,也有海南岛当地的,如台湾总督府外事部、满铁调查部、特务谍报机关、上海东亚同文书院、日本海南各株式会社等。他们的调查研究都是为侵略服务的,正式出版的专论有《关于海南岛的农业调查》《海南岛热带作物调查报告》《海南岛的植物性纤维资源概述》《海南岛的森林调查》《台北帝国大学第一回海南岛学术调查报告》等。

在1939年日本人占领海南岛前的调查活动中,进行调查最多的当数胜间田家族。海南师范大学王裕秋、张兴吉著的《日本侵占海南时斯和经济“开发”政策及活动》,就对胜间田家族作了详细描述。1896年,胜间田善作受伦敦罗斯·布洛特家族委托,收集海南的稀有昆虫、鸟类、兽类制成标本送往伦敦,这项工作一直持续了15年。直至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,胜间田家族去了台湾,此时他们已在海南岛生活了40年。1938年7月,他写了《海南岛现势大观》一书。他的儿子胜间田义久则在1937年就发表了文章《海南岛最近事情》,1938年还翻译了《最近的海岛经济》一书在台北出版。这些文章、论著从一个侧面为日本占领海南岛提供了第一手资料。

为了进一步为其占领海南岛服务,日本方面对有关海南岛的资料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收集工作。1933年编成的《海南岛志》,在1936年即由日本方面译成日文。

占领海南岛后,日本海军力求使用海南特有的农产品及矿产品,来补充其他占领区不能提供的资源,海南岛的资源开发也就被正式列入了日本战略物质开发的范围。



1933年,日本人胜间田善作(左)、胜间田义久(右)与广东南区委员黄强(中)在胜间田海口家中合影。(选自《海南岛实验记》)



19世纪末,英国动物学家已记述海南黑冠长臂猿。 苏晓杰 摄



黎族之勇士。

(选自《海南岛之现状》)